

基于文化传承视角的高职旅游教育中 非物质文化遗产讲解技能课程开发

高阳

玉溪职业技术学院

摘要: 非遗旅游的兴起对高职旅游人才培养提出新要求,讲解员需兼具文化传播者与旅游服务者双重身份。当前课程存在“重技巧轻内涵、重知识轻体悟”的结构性矛盾。本文基于文化传承视角,提出课程开发应从“技能训练”转向“文化育人”,构建“文化感知—技艺认知—传播表达”层级化目标与“三位一体”内容体系,创新体验式教学与双导师机制,培养“懂文化、有情怀、善表达”的新型旅游人才,为职业教育服务文化传承提供实践路径。

关键词: 文化传承; 高职旅游教育; 非物质文化遗产; 讲解技能; 课程开发

DOI: 10.65976/3080-0374.2026.07.069

当下,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成了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繁荣的重要力量。伴随着“非遗+旅游”的出现,“非遗+旅游”讲解对具备旅游服务知识和非遗文化知识的复合型讲解人才的需求量也大大增加。但是现实的人才供给却存在一个尴尬之处,大量的导游人员对于非遗文化的讲解只是停留在传说的复述上,并没有深入对文化内涵的解读中去,不能满足游客对于高质量文化体验的要求。高职旅游教育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主阵地,是文旅产业一线服务人员的培养基地。因此,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考察高职旅游教育中非遗讲解技能课程的开发,探寻怎样把“文化存量”转变成教学的“高质量流量”,最后变成学生“职业能力”的问题,就是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研究重点在于创建有文化厚度、有职业指向性的非遗讲解技能课程体系,化解当前教学中存在的重技巧轻内涵、重知识轻体验的结构矛盾,给高职院校培育懂文化、有情怀、会表达的新型旅游人才赋予理论支撑与操作办法。

一、非遗讲解技能课程开发的逻辑基点

(一) 文化传承与职业能力的内在统一

非遗讲解员职业身份有两重性,既是旅游服务的供给者也是文化的传播者。所以非遗讲解技能课程不能走传统的导游培训路子,在职业能力培养的过程中要融入文化传承的基因。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说,非遗不同于物质文化遗产的最主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活态性”,它依靠传承人的口传心授而存在,在代代相传的过程中不断地被重新创造。这就意味着讲解的能力要达到一种特殊的境界,学生不仅要会讲述非遗项目的历史资料,还要了解这些非遗项目背后所蕴含的

文化含义和社群认同。从职业能力构成角度来讲,优秀的非遗讲解要依靠三类知识的支持:第一类是本体知识,也就是非遗项目的技艺体系和文化脉络;第二类是转化知识,也就是把专业的非遗知识转化成游客能理解、能感知的表达方式;第三类是传播知识,也就是根据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受众调整讲解策略的能力。传统的教学重在第一种知识的灌输,轻视了后两种能力的培养。只有当学生亲自参与到非遗项目田野调查和技艺体验当中去之后,才会真正地产生对文化的一种敬畏感和理解力,进而转化为讲解时候的情感温度。由此可知,文化传承和职业能力不是彼此割裂的两个目标,而是互相滋养的有机整体,深厚的文化理解力是高质量讲解的基础,讲解实践又是活态传承的方式。

(二) 当前课程建设的现实困境与突破方向

虽然“非遗进校园”在职业教育中已经实施多年,但是以讲解技能培养为主要内容的课程建设还处在起步阶段,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需要解决。第一,文化稀释现象普遍发生,非遗进入课程体系的时候,由于教材编写过于简化、师资理解不够全面等,使得原本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被压缩成一个个知识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很难形成对非遗的整体认识以及情感上的联系。第二,技艺分离现象严重,很多学校的非遗教学把文化课和技能课割裂开来,文化课讲历史渊源,技能课练讲解技巧,二者之间没有有效的融合,造成学生会说不会懂或者懂却说不活的尴尬局面。第三,场景虚设阻碍能力的转化,课堂模拟讲解和实际的景区讲解存在着较大的差距,真实的场景下游客间的互动、突发情况的应对等在教学中无法完全再现出来,使得

学生上岗后适应期变长。解决以上问题的法宝是重新构建课程开发的基本逻辑。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说,非遗讲解技能的习得是遵循着“浸润、体悟、表达”这一条线的,只有先融入非遗的文化场域当中去,经过充分的感知和体验之后,才能够产生对于文化的深刻认识;只有真正领会了文化的精神实质,才能把这种精神实质转化成有感染力的讲解表达。因此课程开发要冲破传统知识点、技巧点相加的方式,塑造起文化场域、体验学习、表达实践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的立体化培育途径。

二、课程开发的理念重构与目标定位

(一) 从技能训练走向文化育人

非遗讲解技能课程的开发首先要进行教育理念的根本性转变。传统的课程观把讲解能力看作是一系列可以分解、可以训练的技术动作,比如语音语调的控制、肢体语言的运用、讲解词的背诵和复述等,这些都是职业能力的重要组成,但是如果止步于此,培养出的只能是讲解机器,而不能成为文化的传播者。非遗讲解不同于一般的讲解,它是讲解者要成为文化意义的创造者和传播者,而不是信息的搬运工。一个导游在向游客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候,他所真正要传达给游客的是一个族群的记忆、生活智慧、审美观等,而不是可以被检索的知识条目。意义的传递要依靠讲解者先完成文化内化的任务。文化育人的课程理念认为要把非遗教育渗透到学生成长的全部过程之中,而不能只停留在某一门课程的课时里。具体到讲解技能的培养上,这就意味着课程设计要冲破课堂的边界,把非遗大师工作室、校园非遗展馆、景区实践基地这些地方统统纳入教学场域当中去,使学生在“时时、处处、人人”的非遗环境里达成从文化受教者到文化传播者的转变。只有经过这样的浸润之后,学生在讲解的时候才能做到心中有根、眼中有光、言中有情。

(二) 课程目标的层级化设计

按照文化育人理念来引领,非遗讲解技能课程目标体系应该有明显的层次递进。第一层为文化感知层,目标就是让学生对非遗项目有初步的认识和情感上的联系,学生要通过实地考察、访谈传承人、体验技艺等途径去接近非遗生存状态,认识非遗在地方生活中所具有的真实价值。该层次的核心是激发学生的文化感知力,使学生对非遗的认识从书本知识中走出来。第二层次是技艺认知层,在感性积累的基础上,学生要系统地学习非遗项目自身所具有的知识体系与技艺逻辑,这一阶段的教学不能只是简单的知识灌输,而应该引导学生去探究“为什么这样做”“这样做意味

着什么”等深层次的问题。这一层次的核心就是培养学生的文化解码能力,使学生能从技艺的表象中把握文化的内涵。第三层为传播表达层,该层的主要任务是使学生把文化理解转化为有效的讲解,与传统的导游技巧训练不同的是,这里的表达教学是以文化为中心的,即讲解策略的选择、讲解语言的使用、讲解节奏的把握等都应该围绕着准确传递文化意义这个核心目的展开,学生在不断的实战演练中逐渐形成对于不同受众、不同场景的讲解应对能力。文化感知、技艺认知和传播表达这三者相互联系、逐步推进,最终要达到的才是培养“文化传人型讲解员”的目的。

三、课程内容建构与教学模式创新

(一) “三位一体”的课程内容体系

按照层级化的目标定位,非遗讲解技能课程内容体系应该由三个模块有机地组成,即非遗文化素养模块、讲解技能训练模块、综合实践应用模块,三者互相支撑构成“三位一体”的课程结构。非遗文化素养模块是课程的基础,它给学生赋予了理解非遗所必需的“文化工具箱”,包含非遗保护的基本观念、地方文化的历史脉络、具体的非遗项目深入研究等各个方面,教材的开发要体现出“在地性”和“可读性”的统一,一方面挖掘本土的非遗资源,把学生即将面临的地方文化精华转化为教学内容,另一方面注重表达的通俗化,把复杂的工艺流程转化为容易理解的知识体系。讲解技能训练模块是课程的核心部分,打破以往的“普通话+讲解词”训练模式,形成起“文化理解—表达转化—现场呈现”的训练链条,在文化理解的基础上,学生学习怎样把专业化的非遗知识转化为不同的受众可以接受的表达,并且进一步训练讲解的语气、节奏、体态等呈现技巧,教学过程中要特别强调以讲解对象为中心的理念,优秀的讲解不是展示讲解者知道多少,而是帮助听众理解什么。综合实践应用模块属于课程的延伸场域,把学习置身于真实的或者模拟的工作环境之中,在景区实景里开展讲解创作及现场呈现活动,校企双导师即时给予评价并加以指导,使教学同岗位需求实现无缝衔接,三大模块各自具备一定的功能定位,在教学进程当中彼此互相渗透,形成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良好循环。

(二) 体验式教学与真实场景建构

非遗讲解技能的习得规律决定了体验式教学处在什么样的位置上。非遗是“活态”的文化,它的精髓很难用文字完全表达出来,它藏在传承人的每一个动作里,所以课程的实施不能局限于课堂的范围之内,要让学生在真实的非遗现场里完成学习的过程。体验

式教学的第一个层次就是感官沉浸,学生亲身参与到非遗技艺的操作当中去,形成对于项目的身体记忆和感性认识,这样的身体力行的学习方式,把原本抽象的文化知识变成具体的身体经验,给后面讲解表达提供了诸多丰富的感知素材。第二个层次就是文化共情,是在感官沉浸的基础上,学生通过和传承人深入交流、对非遗生存环境进行田野调查,逐渐形成对文化创造者的一种理解与共情,这种共情能力的培养是讲解能否打动人心的重要因素。真实场景建构属于体验式教学的深化和提升,学校要积极拓展同景区、非遗保护机构、文旅企业之间的合作,创建起稳定的校外实训基地,校内实训环境的“场景化”改造也不可或缺,模拟游客中心、非遗展馆、研学工坊等真实场域,让学生在在校期间就能得到接近岗位实际的训练体验。

(三)“双导师”机制与多元协作

非遗讲解技能具有复合型的特点,单靠一个老师很难完成教学任务,因此需要“双导师”的机制即校内专职教师和校外非遗传承人共同参与来完成课程的教学任务。校内教师的优势是教育规律的把握和系统的教学组织,可以按照学生的认知规律来设计非遗知识的教学内容,保证教学的系统性和规范性;非遗传承人的优势是文化本真的守护和技艺精髓的传递,用口传心授的方式把技艺细节和文化意涵准确地传授给下一代,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领会工匠精神的真谛。双导师合作的关键是形成教学合力而不是简单叠加,传承人承担技艺演示和文化讲解的任务,校内教师负责教学组织和理论提高,双方在分工合作中达到优势互补的目的。多元协作的视野应该向更广阔的领域拓展,政府部门的政策扶持、非遗保护机构的专业指导、文旅企业岗位的提供、行业协会标准的引领,都是课程开发不可缺少的外部支撑,多元主体的协同参与使课程建设跳出学校围墙,融入区域文化传承和产业发展

的大局中。

四、结论

以文化遗产的角度来开展非遗讲解技能课程,实质上就是由原来的“技能训练”转向了“文化育人”。非遗讲解员首先是文化传播者,其次才是旅游服务者,因此课程开发要以文化理解为基础。构建文化感知、技艺认知、传播表达三个层次的目标和“三位一体”的内容体系,用创新体验式教学和双导师制来使学生从文化受教者变成传播者。当年轻人在非遗传承中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在文化传播中实现了人生的价值,那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活态传承就有了最坚实的后盾。

参考文献:

- [1] 粟穗馨.文化自信背景下广西非遗融入广西导游课程的路径研究[J].旅游纵览,2024(2):56-58.
- [2] 侯黛玉,张悦,胡天健.盘瓠文化在高职院校的传承与发展策略[J].现代职业教育,2025(8):25-28.
- [3] 赵洁洁.高职旅游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融合发展探究[J].旅游与摄影,2024(1):113-115.
- [4] 马晓云.高职旅游专业“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微课设计——以少数民族服饰瑶服为例[J].广西教育,2020(3):187-190.
- [5] 洪出山.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活页式教材在旅游专业的创新应用探究[J].旅游与摄影,2024(20):128-130.
- [6] 许春华,司玲.非遗传承融入高职旅游人才培养的对策研究——以武威职业学院为例[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4,23(6):118-122.
- [7] 赵国臣.基于地方非遗文化的中职旅游专业校本教材开发与教学实践[J].旅游纵览,2025(21):98-100.
- [8] 欧越男.基于文旅融合的“非遗”文化融入高职旅游专业教学的实践与探索[J].旅游纵览,2021(12):93-95.